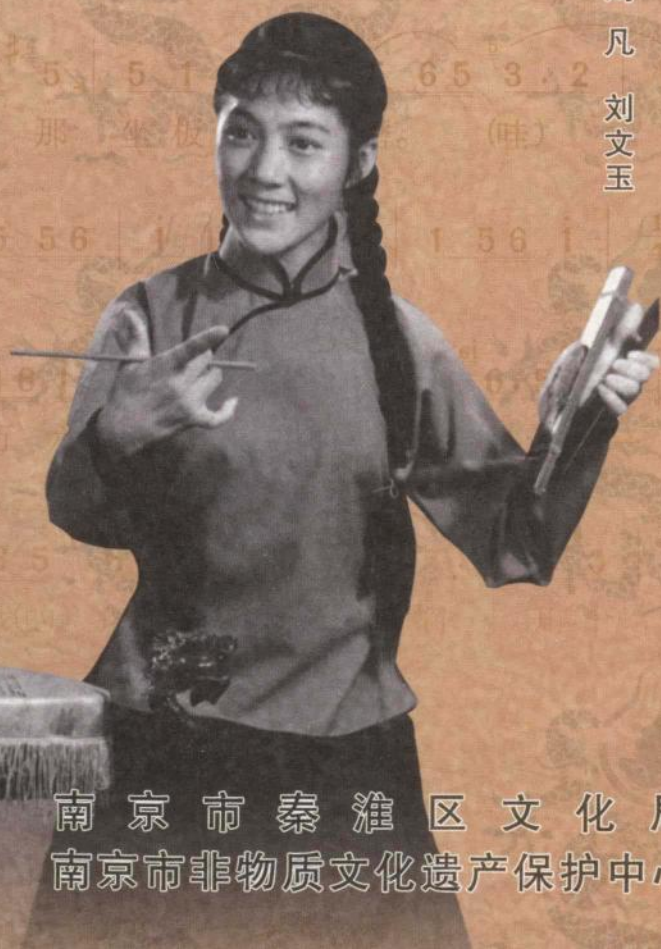


机房苦

南京白局曲调汇编

丛书主编

刘凡 刘文玉



南京市秦淮区文化局
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南京白局曲调汇编

丛书主编	刘凡	刘文玉	
主 编	黄俊	王露明	高安宁
副主编	张岩	屠康敏	吴杰
责任主编	王涌坚	俞宝根	
责任编辑	杨保平	白雪莲	
资料征集	龚文新	白雪莲	万宝宁
图片征集	杨保平		
顾问	李为民	俞春阳	

南京市秦淮区文化局

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二〇一〇·六



享有“白局金少山”美誉的南京白局曲艺团教师兼主演纪鑫山和他的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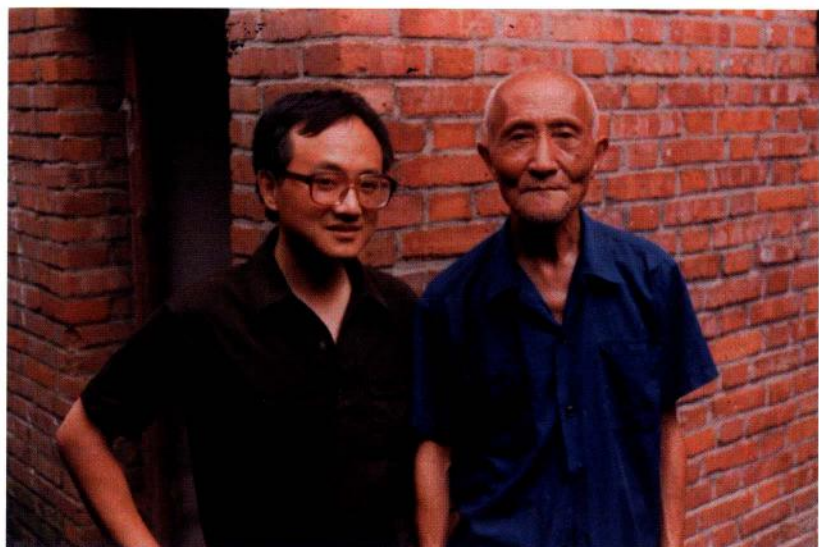
马敬华，中国优秀白局表演艺术家，为我国的白局艺术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彩唱《母子会》 周惠琴 潘春华



白局演员马敬华
参加《乡音金陵》
专场演出



南京白局著名琴师、南京白局曲艺团教师聂少庭老先生(图右)



从左到右依次为:赵友才 王吉材 张凤英 左邦运 吴宏祥
聂少庭(老一代白局表演艺术家)



南京工人白局实验曲剧团(左起)团长刘文玉、演员黄玲玲、马敬华,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兼音乐系教授赵如兰,演员高小玲、徐春华、剧团长崔韵于1998年5月31日合影于南京市工人文化宫。



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兼音乐系教授:赵如兰访问南京考察白局留念



美籍华人赵如兰寻访南京白局老艺人留影



白局演员为美哈佛大学教授、著名音乐理论家赵如兰女士表演南京白局



1993年2月1日晚,秦淮人家宾馆大厅里充满着欢声笑语和浓浓的亲情。高小玲声情并茂地为台湾中华友好说唱艺术访问团的同胞们演唱南京白局传统名段《机房苦》,受到热烈欢迎。



白局演出



新编南京白局《游局长赴宴》



新白局传习基地学员云锦员工马培培表演南京白局《采芦蒿》



白局新传人进行云锦服饰表演

代序：白局剧团成立前后

刘文玉

1960年，南京市总工会党组在夏冰流同志的积极建议下，批准将流传于丝织云锦业，南京地区唯一的地方说唱——“南京白局”着手挖掘整理。党组决定，由市总党组书记、市总工会主席夏冰流，在养病期间领导、主持此项工作，并由市工人文化宫实施执行这一光荣任务。

夏冰流(1914.3—1987.5)安徽舒城人。青年时期在家乡从事教育工作，1939年投身革命。南京解放后，曾任下关区区委书记、区长等职务。1956年，经南京市第四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任南京市总工会主席。

夏老是位诗人，一生写诗5000余首，直抒胸怀，爱憎分明；简洁平易，琅琅上口。夏老还是一位著名的书画家，写得一手“板桥体”，画得一手好兰竹。墨气酣畅，题款得体，极富板桥神韵。金陵艺坛，人称“夏竹三绝”。身为市总工会主席的夏老，长期深入基层，住访工厂，对工人群众充满热情和责任感。人们由衷地赞叹说，夏老的诗韵、书品、画风，和他的人品官德相一致，高风亮节。他与时任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的萧亦五先生(1912—1977，





曾任中国曲艺联络会常委兼联络部长)多次讨论南京这座六朝古都,这座水陆枢纽、经济发达的历史文化名城,应当具备自己的文化。对于流传在丝织云锦工人中传唱的“南京白局”,他们在五十年代中期即有挖掘整理之设想。

解放后,随着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各种曲艺剧种也日趋活跃,呈现出大交流、大传播之势。仅南京周边,不但昆剧、苏剧、锡剧、扬剧等传统剧种不断出新,而且丹阳的丹剧,海门的山歌剧也相继从曲种走上了戏剧舞台。在这百花齐放的生动局面下,使得挖掘整理南京白局的时机更加成熟,设想也更趋可行。

国庆十周年,南京市群众文艺大汇演,市、区、县、郊涌现出一大批创作节目。其中秦淮区、建邺区和六合县都带来了自创的新编白局和白话,使广大市民群众看到了白局以它特有的南京方言的诙谐,巧用南京歇后语的幽默,赢得了观众阵阵笑声和掌声。尤其是经过广大业余作者和演员的努力创新,从“白摆一局唱新闻”的老白局,发展成歌颂社会主义各条战线新人新事新面貌的新白局;把原先的“自娱自乐”的老白局,发展成“寓教于乐”、通俗易懂、说唱结合、形式活泼的新白局,产生了极好的社会效益,显示了白局的生命力。

在南京市市长陈扬同志的亲自关心下,在文艺界,特别是音乐界专家们的支持下,1960年6月,市总工会拨出

专项资金,并经市政府批准成立全民所有制南京白局专业团体的编制,正式启动“南京白局”这一文化工程。

挖掘整理工作首先是要把流散在丝织工人中的白局能手和民间“玩友”请进工人文化宫来。他们的平均年龄都已 50 岁以上,多数是云锦丝织岗位上的产业工人。1960 年 6 月被邀请的有纪鑫山、梁汉臣、左邦运、严思实、聂少亭(琴师)等。更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有几位音乐专家同时被邀请来进行白局音乐历史上的第一次记谱修整,他们是南京艺术学院徐振民先生(现任中央音乐学院作曲专业博士生导师),庄汉先生(现任江苏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吕伯舜先生(原江苏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组成员),陆德先生(原上海新安旅行团演员),还有就是时任文化宫文艺股股长的本人。这个由老艺人和专业音乐工作者相结合的挖掘整理工作班底,在工人文化宫的 202 室(即“介寿堂”会客厅),由夏老亲自主持聆听艺人们的演唱,用当时最先进的工具——钢丝录音机为艺人们录音。记得当时老艺人们兴奋异常,纷纷献曲。有一句,算一句;有一段,来一段;不完整的,三句两句的,还能记得的,就互相启发补充,这台钢丝录音机整整转动了 6 天。当时没有什么“待遇”,只有献出。艺人和专业人员只有一个共同目标:留下白局,发展白局。

在录音完成之后,整理白局是一个繁冗、复杂的过程,其中在辨认、界定、取舍上颇费功夫。一个牌子曲能



有几种因人而异的行腔,整理人员要从中找出主要的结构旋律来完成南京白局牌子曲的记谱,研讨它的主要基本曲牌的类别,从而奠定了南京白局属牌子曲类曲种的基础。起初这个学术上的界定并不十分的理论化,仅觉得在大部分流传曲目所用曲牌,多为[满江红]、[梳妆台]、[川心]、[散板]、[数板]、[剪剪花]、[滚板]、[八板]等完整的曲牌,尤其是板式运用的成熟,多变的上下句结合,显示出一个比较有自身音乐特色曲种功能。它的传承曲目《卖油郎独占花魁》、《上寿》、《乔奶奶骂猫》、《机房苦》,以及《打议员》、《抢官米》、《倒文德桥》等,其中有的属长篇叙事曲目,有的属重大题材新闻篇,但它们的曲调都是以牌子曲为主要音乐。其中虽有流传较广的明清俗曲和地方小曲、流行小调,但牌子曲仍占主要位置,成为白局的基本音乐材料。当时在梳理过程中,经过数十次的听记,在界定两种音乐材料中,一致认为存在着明显的区分。牌子曲曲式严谨,有的大牌子曲,前有引子,后有尾声,构成联曲体联结的曲牌,结构完整,不过在当时均以单曲体记录入册。在整理过程中也有困惑和疑虑,因此许多曲牌,它的曲名、曲体和其它曲种十分相似,在结构上完全相同,特别是俗曲的流传地域又甚广。夏冰溜以他身后的艺术造诣对同宗艺术传承过程的理解,一再以“求实”的态度,鼓励音乐工作者先收下来,存“同”求“异”。

经过音乐工作者的认真讨论，很自然的把牌子曲放在前位。首版《白局曲调选》的前半册，收入的有[梳妆台]、[老梳妆台]、[多字梳妆台]、[杂八楞]、[散板之一]、[散板之二]、[剪剪花]、[剪剪花(无词)]、[剪剪花(只有后一段)]、[叠板]、[数板]、[滚板]、[八板]、[川心调]、[满江红]、[流水]、[太平年]、[银纽丝]、[贞节妇调]等20首。另半册收有[五更鼓儿咚]、[二姑娘害相思]、[文仙花]、[梆子调]、[艺字调]、[下盘棋]、[四季游春]、[杨柳青调]、[麻城调]、[泗州调]、[二簧屏]、[哭小郎]、[种大麦]、[如皋调]、[打牙牌]、[探妹调]、[十八摸]、[下河调]、[跃断桥]、[云柳缩]、[大北门]、[面面调]、[道情]等22首，两册共计42首，于1960年6月，由南京市工人业余艺术学校编印成册。这是南京白局有史以来第一次较为集中地正规录音记谱，宝贵之处在于完全是按照老艺人们原汁原味的演唱记录成册，这是南京白局历史上出现的第一本《南京白局曲调选》。

在“留下白局、发展白局”这一文化工程中，纪鑫山、聂少亭两位老艺人的功不可没。他们当时都是熟练的丝织产业工人，在秦淮区、建邺区的支持下，于1960年6月正式从丝织厂调入工人文化宫。两位艺高的老艺人的调入，对组建发展南京市工人白局曲剧团，起到了奠定基础的重要作用。

纪鑫山(1906—1978)16岁进入丝织业，学习云锦织





造技术,同时就在学艺过程中学唱白局。他有一副得天独厚铜锣般的好嗓子,在京剧“玩友”中学唱金派(金少山)花脸唱腔,颇有功底。嗣后又将其运用到白局的演唱中,所以人称“白局金少山”。他在白局的传承过程中,不断完善曲牌行腔板眼的界定,同时克服南京方言一字到位,吐字过于直白的不足,借鉴京剧唱法中咬字后韵母的运用,既能字正,又能腔圆。他气息贯通,讲究丹田的支撑,从而演唱时声音的穿透力极强,突出表现在他的代表作南京白局优秀传统曲目《数灯》的演艺上,他气口喷口掌握到位,尤其是最后大段的[滚板],板式上下句创新发挥,一个上下句唱几十遍。他把口语和不同乐句的说唱相结合,声音强弱和音色,因人物的不同而多变,达到语言和音色为塑造不同身份的人物、描绘不同的场景服务。再配上他那神情多变的面部表情,眼神的传递,坐势的转换,更兼他手中的檀板和板鼓的精湛技艺,板板相扣,句句无过门,在节奏不断加快中,鼓板既是他手中象征性的道具,又是他随着不断发展的剧情,指挥乐队的指挥棒。层次清晰,快而不乱,井然有序。把一个元宵灯节多彩的闹市,人物的鲜活,表现得淋漓尽致,观众们似乎置身于灯市之中,达到身临其境的艺术效果。一曲终了,掌声雷动。人人叫绝,个个赞叹,可谓经典!至今尚无人可与媲美。

纪鑫山的老搭档,琴师聂少亭先生,一把伴随他几十

年的胡琴,在他手中操奏自如,独具风格。尤其是南京白局除了基本曲调牌子曲和俗曲之间的连接外,还因调性的差异、地域的差异带来连接上的困难。而聂少亭深悉白局音乐的内涵,熟悉民歌俗曲地域之差的因素,以他深厚的演奏功底,运用南京腔调的间奏,转入过门,自然而然不露痕迹地把演员引入新的音乐之中。不但有机地弥补了两曲之间的调性衔接,更衬托了演员的表演,把一个以宫调为主体的音乐材料,与众多不同地域调性的俗曲、小调、民歌、山歌连接得十分流畅。他把基本曲调相同,却以不同的风格演奏,区别成为南京白局独有的音乐风格。

1960年下半年,南京市工人白局实验曲剧团开始建团招生,配备了行政、编剧、导演,以及唱腔、身段、基本功、乐师、文武场等各项师资。建团伊始,还曾走过设想把白局发展成为南京的地方戏曲的实验过程。新一代的年轻艺人的加入,给南京白局增添了新的活力,尤其是女学员的进入,改变了过去男性为主的状况。女学员们在发挥自身声音功能的同时,还在吸取多种唱法上下功夫,扬长避短,充实自己,在无意之中逐步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她们不断地演出自创的新作品,有单篇、章回篇等。为了塑造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她们还学会运用各种道具,如手绢、扇子、惊堂木等等,来丰富自己的表演技巧,不断提高自己的表演水平。当时的南京白局,正以全新

